

在高考、中考的日子里

□王华基

夏日的风是热的，又逢高考、中考，有点烦躁。外孙女也在紧张备考的学子之列，我们都不敢怠慢。其实也帮不上忙，只是多些关注而已。

有人劝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隔代操心吃力不讨好。也正因为如此，平时对外孙女的学习了解不多。为此，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想与外孙女的老师有所沟通。外孙女的父母有参加学校的家长微信群，我不宜掺和进去，于是绕道与外孙女的语文老师上QQ联系，因为我曾读过外孙女上初中后写的几篇作文，上面有语文老师的批语，情深意切，给我印象很深。这语文老师还是我外孙女初一初二的班主任，对我外孙女的学习状况，应是知根知底。

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外孙女的中考两模考试，都不够理想，平时的学习成绩有较大落差。我吃惊之余，还得知如何告知其父母——我的女婿、女儿。因为我知道他们平时对她要求甚严，期望很高，得知此情，会有怎样的反应！那天女儿、外孙女来我家，我故意淡化气氛，有意无意地把此事说了。女儿即时对我外孙女瞪了一眼，说：“难怪几次问她二模考试的成绩，总是支支吾吾……叫她不要偏科，就是不听。”一边责怪，一边叹气。默默坐在旁边的外孙女，大大的眼睛闪着泪光。孩子的学习是否已经尽力，我不敢说，但几次在地铁口附近碰到她放学，却有所感触。都已经快晚七点了，才见她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出地铁口，似乎相当疲惫。我知道，她上学的路，途中还要在一个繁忙的地铁站转线，能挤上去，已属不易。如此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作业又多，要做到快乐学习，也只是奢望。作为过来人，我深知疲劳学习看似勤力，效果却是大打折扣。得知外

孙女学习成绩下滑，只能做其父母工作，调整心态，顺其自然，相信华山不会只有一条路。中考应试，是在考生自己，而填报志愿，无疑是在考生家长。为外孙女填报志愿时，女儿、女婿让我去商量。按我外孙女两次模考的成绩，我们对那些名校都敬而远之，只能去寻求那些与可能的录取分数线相适应的学校，拼命地上网查阅，同时不断与老师沟通，听取老师的意见。当我们把初步方案提供给外孙女的语文老师时，也许她对我外孙女平时的学习有信心，直言我们要在前面批次中把她认为不理想

的学校都统统删掉，免得在前面批次中被不理想学校先录取了，失去后面批次心仪学校的录取机会。她实话实说，难道就不怕一旦未能如其所愿，会被人责怪吗？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担当！我们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但还是不敢冒险，预其高不成则求其次。我们亦征求过一些朋友及行内人的意见，大多都是出言谨慎，不像这位语文老师如此坦诚相告。由此我也再次深深体会到，为何师恩不能忘。

我想起了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家在农村，小学学校是在离家几公里远的一个旧祠堂里，午饭在食堂搭食。一次吃晚饭时，我二年级的女班主任，拿着一碗蒸饭走过来，看了看我的小蒸碗，对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小？平时吃不饱吧？”我当时竟那么不懂事，还默默点了点头。她见我碗里的饭快吃完了，就把自己碗里的一半饭都拨给了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点点的珍贵！这位老师当时还很年轻，平时对我们就像个大姐姐，听说她是外地人，后来调走了，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至今我已记不住这位老师的名字，只记得她姓陈……毕业了，不管高考中考结果如何，若干年后，都只是记忆。常说往事如烟，可别忘了，在寻觅觅觅的日子里，老师，父母，亲友，很多人曾陪我一起走过！

却顾所来径

□蒋述卓

秋，张九龄在丁忧三年之后再度赴京，参加吏部的重试，考中而后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启岭南第一名相的辉煌前程。张说与后来被朝廷启用的沈佺期都因被贬路过韶州与张九龄相见，自然短暂的人生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有的地方，本来不怎么出名，风景其实也并不怎么样，却因为某个名人路过并留下文字，于是就变得有名起来，如叶圣陶游了浙江金华北山的双龙洞，写下《记金华的双龙洞》，后来被收入中学课本，成为游记写作的范文，金华的双龙洞因此闻名于世。巴金写广东新会的《鸟的天堂》亦如此，巴金在广东新会短暂停留是路过，却赋予了它超越的故乡以另一种文化意义。历史的发展有点也有线，历史中的时间只有建立起它的意义链，才可以成为人文时间或者精神时间。意义在，时间才在。“路过”的时间正是如此。“路过”是历史化的时间，是“此在”，它还有待未来对过去的解释，或者是有待未来对此番路过的证明，那就是“它在”。从“它在”来解释“此在”，“此在”建立起它的意义链。如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上京应试进士考试，得到了主持这次考试的考功郎沈佺期的赏识，取得了好的名次。但因为有人对考试结果有非议并上告，朝廷查宣布重新考试。张九龄只好都回地回到韶州(今韶关)读书，再等机会。第二年，朝廷的正五品官，当时的凤阁舍人张说被贬岭南，路过韶州，张九龄前去拜会并以文章面呈，得到张说的称赞，两人由此通了谱系，结下亲密的关系。神龙元年(705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诛，得罪二张的张说被启用，奉诏回京城担任兵部员外郎，而附会二张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被贬岭南。张九龄刚送走返回京城的张说，又迎来了被贬岭南路过韶州的沈佺期。他执弟子礼拜见沈佺期，自然是感激沈在三年前对自己的认可。神龙二年(706年)

为谢灵运封康乐公，小名为客儿，世人亦称其为谢客。现在的中山大学南校区也因此名为康乐园。作为罪人，谢灵运到广州后还来不及做什么事就被抓入牢狱，但因为其文名大盛，此地便成为了患难之交，他们在张九龄被朝廷重用时并成为了他的好帮手。张说与沈佺期在韶州的路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却与张九龄结交下不解的情谊，而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张九龄未来的道路上才被显现。“路过”到底可以定为多少时间？这不好确定。因为时间永远是相对的。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还用譬喻去言说时间的相对性，他在《逍遥游》中说，朝菌，朝生而暮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蟪蛄，夏生而秋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季。这是小年；灵龟长寿则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而上古时代的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是大年。“小知不知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庄子追求无所凭依的绝对自由，实际上很难做到。而从万物齐一的角度去看，人与朝菌、蟪蛄、灵龟、大椿在生死问题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也是没有时间长短之分的。夭折的孩子虽然短寿，但比朝菌却是长寿的。彭祖可寿达两百年，但与大椿树则是短命了。庄子论时间看来有些消极，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因为时间无穷无尽，长短是相对的，要把握它则可以将其截分成无数个时段。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将人在某地的短暂客居也纳入路过来看待，因为它也是短暂的时间。当然，关键在这路过是否载入历史，路过的时间是否被赋予历史的意义。谢灵运在刘宋元嘉十年(443年)九月被流放广州，因刘义康再度陷害，只在广州待了三个月，就被行弃市刑。至今的珠江南岸还有康乐村、客村，只因

客居是不是路过？客居多长时间才算是路过？在伟人与事业的面前，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在他们在客居时做了什么、造就了什么历史。让我们将历史翻到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党中央从1948年5月1日开始将西柏坡办公，中共五大书记在西柏坡会面。1948年9月到1949年的1月，毛泽东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解放了全

东北，和平解决了北平与天津两市，长江以北的华东、华北和中原地区也基本解放，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而胜利在望之时，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此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以及在全国解放之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等等，关键是这次会议鲜明地指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中央在西柏坡只住了十个月，却创造了好几个第一，如颁布了第一部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统一了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解放了石家庄，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十个月，在党的历史上只是一个短暂时期，或者说是革命与解放道路上的“路过”，但西柏坡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走向全面执政前的最后一个驿站，其历史意义辉煌而永恒。历史在此定格，历史也在此转折，新中国从这里走出，五大书记从此地路过，再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揣着两个“务必”走上执政党的位子。“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望那十个月的历史，美好而蕴含深远的意义。世界大道，浩宇茫茫，人人都是赶路人，但只要是有目标、有创造、有贡献和有历史意义的行走与路过，谁又敢将他视为路人呢？——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就是漫漫征途中真正的行者、强者。

大吉沙即景

静，仿若生机与生命在欢乐声打破小岛宁静

暗涌中，正破土而出。欢乐声打破小岛宁静，仿若生机与生命在暗涌中，正破土而出。黄皮花刚谢，一粒粒小果向上生长，黄色的枝，绿色的干，在和风暖阳里，结着喜悦。鬼针草从生，瘦黑的果，打着朵儿是深白的，花心鹅黄，在日光照耀下，翕动着纤柔的花瓣。木瓜树翠影风姿，木瓜果拥成一团，长

在粗干上。叶子浓密得似张开怀抱，护佑着瓜果安稳生长。荔枝也是新绿的，青湿状，随树杈四面伸张，也是努力着，要长成沉甸甸的串串硕果。芭蕉叶子大而宽，洋洋洒洒挥舞着，偶有成团的绿蕉，沉重厚实，收割着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赞叹的目光。岛上桃花开了，浓淡有致。深的是花心，淡的是花瓣，枯繁的枝与三五片新叶，衬着浅粉，盈盈笑着。站在花树下，向江而望，水杉秀绿，树干通直，每一棵都像一把伞，排成密密的一行，成群在退潮后的泥滩里，远望望去，像披着厚厚的绿蓑衣，翠影映碧，令人心生陶然。那大片大片的田地就是隆平优质水稻种植地。禾苗有序排列着，水冷冷的田，绿玉般的秧苗，水映天空，细波粼粼，小小绿秧一

□孙仁芳

株株欣然飘动，闪亮的绿。谷雨前后是农作物播种的繁忙时期。丰沛的雨水对水稻栽培生长有利，风调雨顺才有五谷丰登。但南方的暮春像急着要进入夏季，雨水慵懒，下一阵又昏沉着，停歇几日。于是，耕作者趁这时节用无人机施肥喷药，防旱防湿防病虫害。立秋后，再次来到大吉沙。此时，美人蕉开得正欢，荷花似乎尽兴了，荷叶载着秋光，慵懒地，睡得正香，芦花、蒲公英私语秋的到来。风一吹，橙色的风速仪，像风车一样旋转，镜片反着光，如一道道亮光划过灰蓝色的开场幕。站在田埂间，见收割机“突突突”地张开了犀牛般的大牙，一边往前开一边将成熟的稻穗嚼进肚子里，稻谷被收藏，稻草被抛在田地上，稻香味儿浓烈……

□黄思梅

眼春节又到了，许茜回来了，她整天跟他待在一起。节后他跟着父母到了深圳，希望找份工养活自己。被九九八十一次拒绝后，有一家公司聘用了他。给熟人或陌生人打电话，鼓动他们掏钱投资，上了两天班，他发现所谓投资实质是民间高利贷，他不干了。许茜在微信上说，你到网上碰碰运气。他把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网友们建议他学一门技术，有个姓袁的网友是家具厂老板，愿意免费教他家具CAD技术。他还把野桑菜泡上袁老板，带到学校去喝。他的心像窗外的阳光，明朗起来。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他帮她奶奶扛谷包，她帮他奶奶择韭菜。许茜还说，她的小姐妹国庆节去大梅沙看海了，她没有去。他们想起那个夏天的傍晚，他从河里游完水上岸，相约以后一起去看海。许茜说我不会游泳，要是海浪打过来，把我冲到大海里去怎么办？他豪气冲天地说我会游泳，要是海浪来了，我就紧紧抓住你，不让海浪把你冲走。他们并非坐在沙滩上，在夕阳下拉了勾。许茜说，你快点好起来，我等你一起去看海。春节过后，父母要带他去办残疾证，他断然拒绝了。他严格了，他妈妈辞了工，在医院服侍他，整天以泪洗面。一起玩泥巴长大的邻居女孩许茜，从工厂请了假到医院探望他，她的眼睛红红的。他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肯定能站起来。半年后，他站了起来，颤颤巍巍能走五步路。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他妈妈领他离开医院，把他送回老家交给她奶奶，回深圳打工去了。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不喜欢读书，课堂上跟许茜讲小话是常有的事。接到老师投诉，奶奶问他，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找不到工作，吃什么？他说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有力气，我用力气挣钱吃饭。捉猪壳、给奶奶提洗汤水，把谷包从稻田里扛到晒谷场上，他承包了家里的力气活。牛犊子一样结实的小伙子，变成了

这男人晚点出现或不出现。她，娶她，与她生儿育女，又祈祷他祈祷有个健壮的男人爱

他已经找好了工作，夏天就能拿到毕业证。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上，他做了个鱼跃前滚翻，摔倒在草地上，命运彻底改变了。主治医生说，摔伤了神经，瘫痪是大概率的事，如果有奇迹发生，能坐在轮椅上。他妈妈辞了工，在医院服侍他，整天以泪洗面。一起玩泥巴长大的邻居女孩许茜，从工厂请了假到医院探望他，她的眼睛红红的。他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肯定能站起来。半年后，他站了起来，颤颤巍巍能走五步路。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他妈妈领他离开医院，把他送回老家交给她奶奶，回深圳打工去了。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不喜欢读书，课堂上跟许茜讲小话是常有的事。接到老师投诉，奶奶问他，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找不到工作，吃什么？他说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有力气，我用力气挣钱吃饭。捉猪壳、给奶奶提洗汤水，把谷包从稻田里扛到晒谷场上，他承包了家里的力气活。牛犊子一样结实的小伙子，变成了

青梅竹马

站都站不稳，筷子都拿不动的人，奶奶心痛得抱住他大哭。依恃的力气没有了，无法帮奶奶干活了，他灰了心，倒在床上闭门不出。许茜回家过年了，跟他说了很多城里的事情。譬如跟小妹妹去烤烤串，喝奶茶，那奶茶还没你摘的桑桑泡水好喝呢，许茜说。他记起来了，那酸酸的野桑葚，他不喜欢吃，奶奶也不喜欢吃，但许茜喜欢吃啊，每年春天，他都到山上去采摘很多很多野桑葚，许茜的嘴巴总是吃得红红的，她还把野桑菜泡上袁老板，带到学校去喝。他的心像窗外的阳光，明朗起来。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他帮她奶奶扛谷包，她帮他奶奶择韭菜。许茜还说，她的小姐妹国庆节去大梅沙看海了，她没有去。他们想起那个夏天的傍晚，他从河里游完水上岸，相约以后一起去看海。许茜说我不会游泳，要是海浪打过来，把我冲到大海里去怎么办？他豪气冲天地说我会游泳，要是海浪来了，我就紧紧抓住你，不让海浪把你冲走。他们并非坐在沙滩上，在夕阳下拉了勾。许茜说，你快点好起来，我等你一起去看海。春节过后，父母要带他去办残疾证，他断然拒绝了。他严格了，他妈妈辞了工，在医院服侍他，整天以泪洗面。一起玩泥巴长大的邻居女孩许茜，从工厂请了假到医院探望他，她的眼睛红红的。他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肯定能站起来。半年后，他站了起来，颤颤巍巍能走五步路。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他妈妈领他离开医院，把他送回老家交给她奶奶，回深圳打工去了。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不喜欢读书，课堂上跟许茜讲小话是常有的事。接到老师投诉，奶奶问他，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找不到工作，吃什么？他说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有力气，我用力气挣钱吃饭。捉猪壳、给奶奶提洗汤水，把谷包从稻田里扛到晒谷场上，他承包了家里的力气活。牛犊子一样结实的小伙子，变成了



西双版纳写生(国画)

□莫震宇

乡间的路

它们好像任人犁耕的老牛，身子伏低又伏低，虽说不如老一辈温和与柔软，但却比老一辈更坚韧，也更平坦了。

□徐国玉

以前的乡间，路不是特别宽也不是特别平，但路边的树上有野果，野花有芳香，还有扛着农具谈天说地的大人，呼朋引伴的孩子。那时，清晨的路还做着未完的梦，厚厚的泥土还笼着夜里下过的霜，田间地头的人们已经拿起铁锹、粪箕弯腰劳作。孩子们开始嬉戏玩闹，他们笑呀，喊呀，东边喊一声伯伯，西边喊一句婶婶，小孩子的声音是嘹亮的，清晰地从一片芋头地飘到另一片芋头地，从一条路上传到另一条路上……他们在大路上奔驰赛跑，在田垄里猫着身子玩蛐蛐，大人们也不担心，任他们跑，任他们闹，因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乡亲。在乡间，孩子们是自由自

在的风筝。夕阳西下，孩子玩累了，开始撒着爷爷奶奶的手撒娇，吵闹着要回家要吃饭，他的肚子也适时地咕咕响。等到农具收拾完毕，月亮都出来了，于是他们又像千千万万的古人般踩着月色踏上归家的路。月也朗朗，风也轻柔，清辉笼罩在两辈人身上，像披了一层细腻的薄纱。万家灯火里，他们或是哼歌或是聊天，悠悠悠地溜达回去。路上遇见在门口纳凉的人家，寒暄几句，聊聊最新的乡间逸事。以前的路是那么的泥泞，骑车走过，尘土飞扬，落雨时行人经过要踩一脚的泥和水；同时它又是那么朴实和宽容，它包容每一道车辙，每一个脚印，包容

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征文大赛作品选登
征文专用邮箱：
ygadwqxw@163.com

那年，在澳门

□孟皓[美国]

记忆总是把我带到2017年的冬天。那个冬天我在澳门，见了老友英姐。她那时拿到某机构的赞助，计划完成一部关于澳门的长篇纪实报告。英姐借住澳门路环的一家民居，白日观光和采访，夜里码字写作。澳门的冬天很温暖，明媚的阳光下，合欢和凤凰花开得热烈。我到达澳门的那天，不巧遭遇强劲的寒流，冻得当地人都穿上了羽绒服。英姐对我说，前几天她都是T恤和薄裙，今早出门便是大衣和围巾。根据预约，她要去澳门的路环监狱采访。走在石头小路上，冷雨纷纷，我看见三角梅依然顽强地撑起一片明艳。路环是澳门的郊区，没有林立的高楼和红灯酒绿。悠长曲折的巷道，目睹了多少人的青春。一栋连一栋的老房子，色彩艳丽，火红的，湖蓝的，水绿的，云紫的……房子前供着土地神，房子前也站着小天使。咖啡色镂金的牌坊边，香烟袅袅。我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不觉间被一树繁花牵引了脚步，走进一家落红庭院。一个慈祥的老伯对我叽叽呱呱，我听不懂他的广东话，他用有限的普通话，告诉我路环值得去的地方。百岁榕树枝繁叶茂，浓荫匝在黑白相间的碎瓷砖路上。继续朝前走，便会看见“荔枝碗村”的瓷砖路标，眼前是一片残败荒凉的船厂废墟，东倒西歪的厂棚木架下，腐木和贝壳散落其间，野

草丛生，藤蔓植物肥绿油亮，藤上开着暗红色的花，面朝大海……英姐问我，今天下午去了哪儿，我说在荔枝湾四周闲逛，看见许多破旧的船厂遗址。英姐说，那地方马上就要改造了。澳门政府为了传承昔日的造船文化，保留路环的风土氛围，决定就地取材，利用5万平方米的船厂遗址，打造一个造船工业园区。园区一旦完工，必定会吸引大批旅游者的。我说，我想起了北京的798，那个创意产业园。英姐说，跟北京那个创意产业园不同，造船工业园保留了澳门的旧时风情。英姐跟我一样，对荔枝湾船厂四周的民居着迷。房子不奢华，但极有特色，艳丽的颜色和别致的造型，东西方元素交融，那些曼妙灵动的瓷砖画，会让你想起葡萄牙的瓷砖艺术，而瓷砖画而呈现浓烈鲜明的中国风，中国的山水，中国的亭台楼阁。为什么房子的颜色五彩缤纷？那是当年居民们利用刷船后剩下的油漆，把他们的房子刷成了一片灿烂。那个阴雨纷飞的天，茶烟缭绕，幽香弥漫了房间，我们从澳门路环聊到了阿根廷博卡，温馨而轻松。一晃，三四年时光匆匆过去了。英姐后来去了澳洲，去照顾她产子的女儿，家事繁杂，她的书稿一直没有完成。但是心愿一直都在。她说她常在电视里看见澳门人祥和宁静的悠闲生活。祝福澳门，明天更加美好富庶。

而留下的孩子们呢，对新鲜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他们嚷嚷着出去，但大人再也不像以前一样让孩子们在路上随意地跑啊，闹啊，再三叮嘱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太晚回家。乡间的大路上又架起了高架桥——汽车、高铁疾驰而过，唯有静穆高挺的树，留下了旅客短暂的踪迹。乡间的路终究是要老的，它必须隐退到幕后，于是它的儿子、孙子们承父业，换上水泥、沥青的新装，继续默默无闻地守护着一方，让人们有路可走。他们好像任人犁耕的老牛，身子伏低又伏低，虽说不如老一辈温和与柔软，但却比老一辈更坚韧，也更平坦了。未来，我们的道路将更加敞亮，更加四通八达。